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四

聖湖 高汝栻 輯 會稽 王 晉 閱

高 鳳 珍 校

上和錄  
臣石見錄

庚寅萬曆十八年正月朔日 上御毓德召閣臣申時

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於西室 上出評事雒于

仁疏于袖中謂以朕爲酒色財氣所使觸怒致疾聲色

俱厲命迨治之輔臣奏小臣輕信失真疏久留中方仰

聖度攸容一旦嚴譴翻成其名以疏還寘御案者三反

覆寬譬 上怒少解命削于仁籍爲民○大學士申時

行等蒙召見言雒于仁事畢因奏云臣等久不瞻覩

皇上尊元  
子明示臣  
上長幼之  
序定決詳

願雖有勤莠之見不能一一面陳今蒙宣召臣等敢  
不傾吐近來皇上朝講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聖  
體常欲靜攝臣等亦不敢數數煩勞起居但一月間或  
二三次或三四次間一臨朝亦足慰羣情之瞻仰上  
日朕疾愈登不欲出卽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軟行立不便輔  
臣以冊立東宮係宗社計請上曰朕知之朕無嫡  
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  
子猶弱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復請曰皇長子年已  
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上曰朕已

聖德書後  
贊多事

上以誠待  
天下豈有  
清受偏執  
之理聖群  
臣激庶  
聖意故爾  
遲遲

蓋鳥能創  
海也

知之。時行等出。上遽令司禮監追止之云。已令人宣

長哥來與先生每一見。衆輔還至官門。上令內使覘

申闕老等喜否。時行語內使云。我等得見睿容。便如親

景星慶雲。上微哂之。有頃。皇長子。皇三子。俱至。引

至御榻前。則。皇子在御榻右。上手携之。向明正立。

輔臣等注觀良久。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表。嶷嶷非

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上欣然曰。此。祖

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曰。皇長子

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

矣。時行曰。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卽已讀書。上

日朕五歲卽能讀書。後指皇三子云是兒亦五歲尙不能離乳母。遂手引皇長子至膝前撫摩。顧惜特行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已知之。時行等叩頭而出。

二月命罷寺觀勿禱。令詣寺部。蠲不急之征。及額外經費。又詔各省省刑簿。欵多方賑卹。嚴實蠲免。毋務虛文。○兵科給事中張貞觀奉命巡視山西。條上安攘十八議。時五臺山礦盜張守清爲亂。貞觀檄降之。所條皆善後事宜也。下部知之。○時首夏已過。亢陽不雨。祈禱未應。疫癘流行。厰內失火。延燒太多。至風霾先示于關中。

火光繼報于延緩地震大作于西晉天鼓復鳴于平涼  
災異頻仍不一而足禮科給事王三餘請弭天變以恤  
民隱不報○右論德陸可教上盛德頌頌十有二章章  
二十有二句各爲小序首述聖祖明訓後致已意謹身  
心第一嚴祀第二講學第三勤政第四家法第五身教  
第六御臣第七納諫第八崇儉第九恤刑第十散災第  
十一憂危第十二上嘉納之○火落赤擁衆入陝西  
殺死副總兵李聯芳全軍覆沒先是洮河邊外皆番族  
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  
熟番封貢後虜常抄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誠有

輸款名曰天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傑。點據莽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就索。輒復得之。時副將李奎方大醉。軍士報虜有微奎。卽單騎馳之。不介而馳。虜初來特磴。自白奎輒拔刀而斫。虜大噪。射奎。創甚。還營而死。督臣檄大帥劉成嗣擊之。虜遂入犯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爲虜所乘。損傷軍士無算。廷議紛紛。謂虜巴敗。盟順義寔助逆。洮且陷。臨鞏危若累卵。因疏劾本兵歸各政府。上命戎政尙書鄭洛爲七邊經略。使魏學曾三邊總督。鄭王和。魏王戰。廟堂主鄭臺。謀主魏迺。下九卿集議。○九月詔停刑。

高汝斌曰：時廟堂自有成畫，不過借廷議爲名，以塞臺諫之口耳。若論正理，虜若入犯，無縱敵不擊之理。虜若不入，無出塞追捕之理。古人所謂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已成千古常法。國朝體統極尊，遠過前代。此等小夷，鞭笞可使，乃以和爲名，耶當以撫字代之。卽川兵討請，羌曰：職王師，有征無戰，戰字且不。可輕下，而招納犬羊，就我秦嵬安得，以和爲說，故輔臣後易爲款云。異日日本之役，主有陰爲和親之計，以誤朝廷者，豈但稱名之繆也。

上御門視事，畢召閣部九卿于臬極門內，暖閣面商。問方畧，時行曰：虜酋侵犯，只是搶番，無意內犯。上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開拓的封疆。

上乃切責督撫，平時夫于預備，臨時不免疎虞。時行

曰：此係武臣信地，與文臣無與。上曰：古時文臣如杜



預諸葛亮都能將兵立功。又曰：選謀勇將，曾經戰陣者，委之。然後可。時行曰：今時少有。上曰：重賞之下，必有武夫。可。選選廷臣推舉諸才望者，往監之。時行曰：欵貢乃皇考聖斷，通貢二十年，保全生靈，何止百萬。上曰：欵貢不可久持。若專媚虜，使心驕意大，豈有厭足之時。後論本兵申飭各鎮而退。

十月，閔臣王錫爵上言：占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虜。欵二十年來，吏怡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辯嗷嗷。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變下，求安專籍欵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

治深備安  
進安晉堂  
以經營鎮  
定之各有  
時也

跳梁之虜  
惟火門一  
枝斷然逆  
天餘固在  
屋天固之  
際形狀未  
露不妨驚  
乍思信以  
補之良平

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抗揭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于已。而遺禍于人。此三反也。臣竊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人效死矣。○御史萬國欽。奏首輔申時行。奸貪誤國。虜再入塞。破軍殺將。督撫疏稱。閣臣指授方畧。不知是何方畧也。時行對。陛下稱堅壁清野。爲萬全策。而劉承嗣之羈沒。臨鞏搶掠一空。堅清之言。何以自解。時行上疏言。兵難遙度。火酋皆約。當戰他酋。未合謀。當撫責成。督撫論虜王無助。逆革火酋。撫賞密圖。

從生察已  
然之勢其  
策必出于  
此

正此論已  
招然明白  
而群臣之  
謂激憤後  
時適于上  
者何也

勦處豈嘗專主和議不戰事可否相濟計慮宜周若輕  
以主戰迎合衆意安取匡弼是不明大臣之義也請召  
九卿于庭質以得失無榮惑視聽 上曰申閣老制度

正合朕意無復妄言衆服不敢誼器遂降國欽一級調  
外任○刑部尚書劉應節卒贈太子太保 ○九月

詔停刑○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冊立東官 上諭

閣臣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官不瀆擾明年冬傳  
旨冊立再瀆擾直待十五歲○皇貴妃弟鄭國太特疏

請上冊立 上曰皇子體脆質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

旨○御史荊州俊叅刑部尚書陸光祖審訊徐性善通

賄事情下九卿會勘京師有巨惡徐性善故父徐良佐本以棍徒謀進御用監書寫交結馮保改磨內庫冊籍盜出馬蹄條金不可數計又盜出成化間工造鎮庫填青字樣圓寶家中見貯十二窖每窖約有一十二萬餘兩晴綠異寶見存數坛性善原名徐德改名從善又改今名黃綠光祿寺署丞以金寶萬餘拜徐爵爲義父爵賊又以重寶拜邢尙智爲義兄因而結交張鯨羽翌擊焰恃勢害人打詐解官張邦憲舖戶韓鎮被首在殿計窮毒殺其父以圖滅罪又謀殺伊叔徐良相強奸幼女霸括良婦種種惡跡難以筆述已涇河南道御史黃春

疏奏奉 旨差官籍沒下厥訊問已審明送部該部左  
右侍郎先已審當光祖至任特署名題奏而以通賄誣  
之會勘事無寔 上命光祖照舊供職○河道右都御  
史潘季馴乞休從之○浙江巡撫傅孟春疏請改故太  
傅兵部尚書于謙謚以揚勲德以慰忠魂下部改謚忠  
肅謙原謚肅愍孟春請改忠愍時禮部尚書于慎行主  
其事改爲忠肅其說發于王世貞至黃鳳翔入臺題褒  
忠功其孫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浸升都督○謫江  
西道御史祝大舟戍

三月以工部尚書宋纁爲吏部尚書隨卒纁老成練達

遠書

有古大臣風。從大司徒秉銓。東明石星代爲司徒。欲振  
剔奸蠹。以清儲蓄。日夜焦思。不遑洗沐。一日與繙待漏  
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若干。可  
供國用。奈何無人及此。繙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  
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贏之數。或  
生侈心。不如且莫刮洗。留在彼處。終是國家之用。石默  
然。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省條陳曰。此套子  
也。卽有直旨激切。指斥乘輿者。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沽  
名耳。卷而封之。或有稱上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賞  
事。大臣所不及者。宋繙獨愀然曰。時事得失。言官須極

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要。做。省。若。  
一。槩。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矣。同。列。  
皆。服。此。後。數。年。凡。百。章。奏。一。切。留。中。人。咸。思。宋。纘。之。言。  
○。巡。按。山。東。御。史。鍾。化。民。部。行。登。萊。海。上。諸。郡。下。養。老。  
之。令。詢。訪。二。郡。境。內。九。十。八。十。者。召。至。行。臺。面。加。存。問。  
至。繪。爲。一。圖。中。間。有。九。十。以。上。者。凡。十。人。焉。

高汝斌曰：三代天子巡狩，有召見百年之禮。宋時民間百歲者，部使以其名聞，詔賜粟帛及爵，猶有古意。近此法不行，山澤之民，有年至百歲而長大不知者。老老少少，仁蕩無存矣。化民此行，可謂奉行天德有三代之遺焉。而時俗日爲迂遠，不急俗之敝也久矣。

辛卯萬曆十九年正月，以刑部尚書李世達爲都察院

左都御史以吳時來被論去也。○刑科都給事吳之桂等合請冊立豫教。上怒命六科之長皆奪級一秩。○命工科給事中張貞觀巡視河決事竣疏論淮黃強弱之勢堤堰決塞之由洩水固陵之策事下所司。○內閣恭進寫完。累朝訓錄加恩元輔中時行等有差。○

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二尺。○南京祠祭司主事湯顯祖星變陳言參輔臣申時行欺蔑等事。上怒其假借攻擊擬拾詆誣命以極邊雜職處之遂降徐聞縣典史。○吏部接出。聖諭云邇來風尚賄賂事尚趨附內之效



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好生欺敵前者天垂星示羣奸不道爾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忠以免辱曠之罪汝等于常時每每歸過于上市恩收整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直若幣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豈不聞宮中府中事皆一體汝等受何人之爵食何人之祿傍觀避禍無斥佞去逆之忠職任何在六科十三道本都該拏問重治姑且從輕罰俸一年○御史周盤詹事講請釋雲南舊撫李材于獄立功貸罪先是材與鄧天俸有旨饒死充軍未蒙批發今劉天俸以火器試驗准遣立功材與天俸同功一體且雲南緬賊得獬材先曾

出兵攻緬乞矜宥立功。上以爲民宥之。○降禮科給事中羅大紘爲潮陽縣典史。先是建儲事。上原有旨不許科道等官竇擾。俟明冬俾後年冊立之旨。故申時行與同官約。上已有明諭。臣下自當遵守。稍需一歲大事定矣。每詣司按見亦此以告之。辛卯之歲。自春及秋。曾無言及。而工部主事張有德忽請東宮儀杖。時行在告。次輔許國老而健忘。若不知有前諭者。乃曰。小臣尚以建儲請。吾輩大臣。噤無一言可乎。倉卒具疏。首列時行名以進。時行聞之大愕。別具一揭云。臣已在告。不預閣中事。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皆留。

貯閣中不發科。而是疏與諸疏同發。大紘新任時行令  
典籍從科中取回送閣。次日科臣來索以故事却之。大  
紘遂上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固位而武英中書黃正  
賓繼之。上怒杖正賓而謫大紘于外。

高汝棻曰自古建立儲貳皆人主獨斷而宰臣從中  
調劑委曲贊成未聞小臣能以口舌爭者神宗聽  
明英毅官閣肅如。呈長子天序。默成。宸衷獨注。閣  
臣嘗見于鏡德宮。上手携筵。膝前跪受特旨。無纖  
毫可疑。而道路訛言。鄭貴妃方見寵幸。母愛子抱事  
未可知。外庭章疏。蠟毛而退。上怒遂加譴斥。言者  
猶未。冊立遂至十年而後。定夫非諸臣有以激之哉。

禮部尚書于慎行力請乞休。上報允。以李長春代之。時  
慎行在禮曹。疏請冊立郊廟。齋雨及宗藩條議諸大典。

其言冊立最懇章無慮十餘上。上意默定不欲人言。屢旨責讓持之愈堅。至是宜推京考諸臺臣。競以爲不便。御史何某又以爲言。部議仍用京考。拂其意。山東疏上。遂論其預洩典試主名。嚴旨詰責。奪俸三月。慎行力請。九疏允。賜金幣馳驛以歸。○大學士申時行疏請乞休。回籍。凡十上疏。溫旨始允。差官護送馳驛以歸。

山東荒旱蝗蝻爲災。德平知縣曾士榮爲民請于撫臣宋應昌。應昌未之信。縣民五十餘人。載敗禾死蝗走。撫臣所呼冤。洵洵幾亂。應昌遂劾奏。士榮給事王德完言所劾未當。下都察院議。給事吳鴻功言邇來下吏可以

扶上官訛言可以宜內地上是之士。祭方舉卓異，遂鐫  
秩去。○兵科給事張棟奏言：閱視之臣三年一遣，謂以  
八事脩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  
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  
謀卒勇，士飽馬騷，虜至輒稱無兵無餉。則所閱者在  
乎。八事果脩否乎。報聞。○反商死，猛猶請補雙貢。那林  
孛羅猛骨二酋請復都督，許之。先是，卜寨以女許反商。  
那林孛羅妻，則反商婦也。而反商酌酒好殺，衆稍二反  
商，往卜寨受寶，因過視婦。中途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擺  
思哈射商殪，乃歸罪擺白二夷。執擺以獻總督侍郎郝

杰謂及商與那卜有夙怨今射死中道情甚隱難深求  
請梟爨夷示法及商子騷台住等並切依外家應加厚  
卹所遺部夷並勅百三十七道暫屬猛酋俟成立議給  
猛酋請補雙貢而那卜二酋亦以有偵虜功併請復都  
督許之自此猛骨亭羅脩貢惟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  
又日與北關構怨奴酋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順義  
王捨力克以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  
三娘子捕叛酋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  
娘子兒不他失禮爲都督史二卽捨力克兄安兔塔也  
仍寬假其罪分列于龍門滴水崖史酋亦款服

吏部尚書楊巍罷以陸光祖代之時部推刑部尚書先  
祖以同鄉趙錦老成重望可堪是任但春秋高耳御史

陳具疏投劾

上怒降為立城縣典史○大學士

許國予告回籍○命尚書趙志臯侍郎張位兼東閣大  
學士入閣辦事○戶科顏文選疏言議兵者必曰招募  
議食者必曰加徵今州縣民壯非兵乎民壯額有工食  
非餉乎宜選強壯者更番訓練拔為將材有司紙贖定  
罪入穀不以穀而以銀者以賍論則州縣皆精兵而積  
之三年倉有餘粟亦寬民之大端也 ○太白晝見  
經天星月相去尺許非星犯月即月犯星久之星漸近

此東可行情  
第諸司不  
尚行耳

月自東北角入。月踰時始出。正在牛十八度見者相顧  
駭愕。五紀論云。太白少陰也。不宜專行。故巳未爲界。不  
得經天而蝕。考之前代。太白星經天。晝見太白者。並不  
數見。若經天而又蝕。則一二見者也。○兵科都給事中  
侯先春疏。秦洮岷一破。各鎮騷騷。而甘肅而固原。而寧  
夏而延綏。又進而山西。而大同而宣府。又進而薊鎮。偏  
頭武寧。崖門。永昌等處。無一非虜所必窺之地。亦無一  
而非我所當備之疆。顧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不習兵。  
兵不習戰。行伍太弱。芻糧廢耗。萬一虜騎長驅。誰則禦  
之。庚戌之事。可鑒已。經畧大臣。鄭洛歷任邊疆。熟知虜



中情態向當扯酋西牧自言三事一收回丙兔遺孽而今縱犯我洮州矣二平處西寧大事而反添洮州之一事矣三送番僧如今則親自渡河捨番掠漢一網打盡矣且虜西牧一年餘計已遂謀已飽不歸何待既不能正扯酋負國之罪又不能復火酋殺將之仇虜盡東歸市貢如故莫敢誰何惟縛帳下厮養以塞責不其支吾旦夕而已哉事下部

壬辰萬曆二十年正月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降旨削籍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

會科道諸臣申救獻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尚榮鄒德

冊一  
神廟已修  
明旨諸臣  
屢舉諍之  
心

聖不爲罔  
承起其然  
妻子歎矣  
孔門明訓  
術不深味

學承恩作  
亂

詠等章屢上。于是兩日之內。嚴旨叠出。或奪俸。或謫官。或一旨調南京。又一旨調外任。一旨降邊方雜職。又一旨削籍爲民。後科臣孟養浩亦以冊立爲言。且加杖一百矣。皆起于家屏之揭。收家屏不自安。三疏乞歸。上以挾君沽名責之。○寧夏卒叛。勾套虜入犯宣太。總督蕭大亨。敬寧武諸將守關隘。遙爲聲援。以計誘虜。使不得出。諸部爲賊誘者皆數挫。大敗。○大學王錫爵以首毋乞假。王家屏予告俱命馳驛回籍。

時家屏以封還內降傳示御札得罪故去

二月寧夏土酋哱承恩作亂承恩故胡人其父拜嘉靖

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己丑。巡撫梁問孟請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辛卯。洮河告急。上遣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而尙寶丞周弘禴以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并拜。義子蔣雲等拜。雖請老。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國。萬曆十九年。火力赤。大入靖海。經畧鄭洛微夏鎮。調發間府黨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恐不能獨將。乃請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以其自薦。弗喜也。故于其行。馬之贏者不與。易有餘馬。亦不給拜。拜快快去。至金城。見諸鎮兵。皆不如其兵精。

謂轅門求  
自效拜固  
技痒亦願  
杆丹禁勿  
喜慶路作  
矣

刻核太甚  
則生不肖  
之心

維忠既不  
能彈壓而  
海之匪又  
以畏縮開  
端安得不  
釀戎心乎

賊平馳還。取徑虜地。虜辟地不敢遁。遂有輕夷夏心。恣  
睢凌下。巡撫黨督。每加裁抑。且欲竅竊海虛糧。以此恣  
刺骨。會亨雲文秀甚怨。馨馨御將率嚴刻。銖銖之奸。繩  
以軍法。衆亦不附。是時鎮戍請冬衣布花。及月糧。勿給。  
拜承恩。遂激衆亂。推軍士劉東陽爲長。入帥府白事。帥  
張維忠。鮮威望。爲衆積輕。見衆入。驚悸不能彈壓。衆露  
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黨馨急。匿水洞。素得劫至。  
書院。同繼芳。修之。拜合許朝等。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  
掠城中。劫總兵維忠。以扣餉激變。報併劫。僉事隨府。東  
陽稱總兵。承恩許朝爲副總兵。文秀李雲爲叅。挾代王。

皇明去尊錄

三月庚午 顯皇帝

七四

請贖罪分兵掠城堡通政穆來輔請招來以緩師

高汝欽曰攻城之法有緩急在我爲者所在彼爲之  
竊微一而之綱以移其必死之心可必敗也激之則  
敗矣我師登罪或碎不逼急之則變從內生不戰而  
潰緩之則彼得爲謀其勢功成故不可不急也時之  
變使器急趨極其未備攻之可俾首而退留不前  
以致賊盛向非甘讓之實也何不爲此庭靈夏哉。

二月會試以禮部侍郎陳于陛詹事盛訥克正試官取  
吳默等三百人○總督尙書魏學曾聞倣遣標下張雲  
部、龍至、東賜曰必欲我降請投我總兵許朝等參將專  
備寧夏不者與虜俱馳潼關也。由是承恩徇玉泉營等  
處河西望風靡平虜城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又率  
兵過河欲奪靈州齋金帛勾虜酋着力兔等許以花馬

池一帶，聽其駢牧，屢遂入犯，堵截官兵，邀奪糧運，學曾遣將搗巢，以牽制虜衆，虜亦搶掠延綏等處，以牽制我師，虜賊合謀，勢甚猖獗。

高汝弼曰：唐高宗時，李謹行爲大將，東討高麗，其妻劉氏留代奴城，高麗引兵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虜不能下。高宗嘉其功，封爲燕國夫人。亦健婦也。寧夏之變，叅將蕭如薰妻楊氏盡出簪環以勞軍士之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下。事聞，賜詔封焉。楊氏故大司空肅旄楊兆女。

陝西狄首縣山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大內穴。

三月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階、顧天璇等及第出身。有差。○命李如松、總寧夏兵，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其

軍以麻貴代副總兵李蕢都御史葉慶熊同督撫併力討賊時諸言者謂李氏跋扈不宜拒虎進狼而國楨力保其忠勇可任且請戎服督戰故有是命李蕢爲副將非衝邊才起麻貴自戍所貴素以勇聞且多蒼頭軍巡撫寧夏已推朱正色而甘肅都御史葉慶熊上書願討賊詔嘉慶熊慷慨令同併力云○兵部尙書石星以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皆所當防者奏請陝撫沈思孝移駐下馬關爲聲援因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上可其奏○御史梅國楨投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膺

大凡我畏

人人愈協

我我求人

人愈持我

受受其亦

恨亦自不

敢前我我

其德彼事

之無其氣

冠朝臣

集軍聲益振，寧夏賊嬰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虞  
給虜衆以爲聲援。梅國楨至，樹一受降白旗於城南，賊  
因索而陳，歸順許之。東陽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  
亦芒矐目，城上皆控弦挽弓以俟。國楨進而與東陽執  
手折論，朝露亦擬之。國楨笑受賊，亦不知其膝之下也。  
賊終狡甚，欲求鉄券，世守西夏自此一力攻城矣。

五月，倭寇朝鮮，朝議命將出師以援之。倭酋平秀吉  
卽所號爲關白者，薩摩州人奴也，竊其王柄以梟傑雄。  
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  
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姻因閩國王李松涵于酒地。



朝鮮韓為  
中朝屬國  
故亦已附  
日本

倭渡鴨綠  
登且甲子  
遊擾之勢  
也義也信  
也俱不從  
不援

備因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  
朝鮮韓為  
師數百艘猝陷慶尚道釜山鎮王倉卒奔王京令次子  
瑄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  
繞出平壤界是時倭入王京毀朝鮮國故墓擄王子陪  
臣剽府庫財物蕩然一空八道幾盡沒倭旦暮渡鴨綠  
錯趾請援廷議以屬國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滯諭  
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至且檄海外琉球暹  
羅諸國搗倭穴先遣侍郎宋應昌往經畧賊抵平壤鮮  
君臣勢益急出避愛州遊擊史儒等兵至不諳地利復  
霖雨馬奔逸不止僑戢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

承教雖任  
屯糧失察  
志非道所  
之鼓舞就  
敢先發

府不能專  
城固守還  
欲寬乎倫

渡鴨綠援之僅以身免○給事中許子偉劾總督尙書  
魏學曾惑于招撫上怒詔逮下獄太僕寺卿王汝  
訓又上疏頌學曾之功謂卽有罪亦當未減旋釋之削  
籍爲民○陳州指揮陳王道原與李承教有隙役垂誕  
管屯喉令軍衆討求月糧兵備副使楊友仁慰諭解散  
陳王道因見趙貞明比試乘機糾率二千餘人綁縛州  
同擁關兵道放砲吶喊而事聞科臣劾王道鼓衆倡亂  
之罪浮于李承教伏法○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  
奎款語僉事隨府乘間携印同蒼頭從城躍下賊復縱  
執府係獄○侍郎葉臺熊督總兵麻貴李如松進討調

生通以  
長生可

月水攻

發延緩榆林浙貴兵先後踵至與賊連戰互有勝負虜  
稍退官兵極力攻城賊亦極力守禦延三時不克官兵  
死者幾萬人葉寧熊計用水攻相城東北岸卑下處築  
堤千二百餘丈決大壩水侵城入九丈都司胡世顯所  
築堤埂衝壞斬以殉再築再灌城東西二面崩百餘丈  
櫻捐二座賊惧用小舟赴堤樹控以洩水官兵擒斬之  
賊自是有畏心○寧夏賊勾虜入援着力免以八百騎  
入鎮堡又擁眾萬餘人李剛堡分部渡河如松遣裨將  
李寧等馳赴黃硃口擊之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行至  
張亮堡遇虜傳戰虜正銳如松斬縮膊二人會麻貴李

奕舟盡載  
其家部吏

襲四顧排

與其下觀

城以應而

都自焚與

如私擊序

兵以絕其

援者大相

類

惟敬至平

壞行長令

牙將以扇

與迎之敬

梳禮早稱

秀吉爲大

關

如璋等兵亦至。張左右翌夾攻李寧手。璋二虜虜遂却。

奔至賀蘭山。虜盡出塞。如松以虜級示賊。賊爲短氣。

八月倭入豐德等郡。我兵稍集。勝之而行。長等頗習兵。

詐謂不敢與中國衝。以緩我師。兵部尚書石星亦謂諸

將未得利計。無所出。謀遣人探之。翰林董其昌薦其妾

父黃應賜。可用人。有言其狡者。乃用嘉興人沈惟敬。奉

帖諭朝鮮王。別令將抵平壤。拔之。倭酋平秀吉廢山城。

君自號大關王。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

沈惟敬市井無賴人也。依影附形。往來遊說。憑口驟

至。倭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據王京。行長與僧玄

蘇宗達亦各發兵守要害。爲聲援。獨以天尙寒。近難

以進取。沈惟敬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

月三日。皇帝

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歸鮮耳。惟教既馳奏。廷議以倭多。皮花未可信。我師利速戰。上急趨應昌等。統兵進擊。置惟敬于標營。

將楊文穆提浙兵至寧夏。苗兵莊浪兵亦至。賊居民內變。我兵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塵戰。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援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撫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急遣張傑下城。懇貸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使關民李登執原給劄。潛諭李氏許殺劉以自贖。

高汝棧曰。李之求撫也。謀不決。遂墮門。斷整。勵衆益固。適有賣油李登者。跋而駝。負壘擊木。歌于市曰。李之不急。而徃于痛。危舉不覆。而令梟止。監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三劄。縛木渡。至東門見承

李整圖是  
一人物

曰監軍以李氏有安塞功。今兵鼠輩斬首并誅。深服  
惋惜。軍中非乏所使。以登戾民。不賦視聽。有密記投  
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卽不聽。願死麾下。毋留登。愿  
若劉許急趨而出。從問道。見東陽朝。亦各致劄。曰。將  
軍故漢臣。而首亂。在李氏。何積身與人。嬰禍。鎮卒几  
何。安能當都督軍。此無異。駭乳雀。而闔群鷲。所恃不  
過鷹。援將軍不記。演武臺上。虜親土。李。目中。豈有將  
軍哉。所爲貴智者。以能度時。審勢。轉禍爲福也。自是  
承朝恩。東陽  
各有異心矣。

符中副法

寧夏平

李承恩殺劉許及文秀懸首城上。城悉定。李氏尙擁蒼  
頭軍。謁監軍。參將楊文執之。如松等急提兵圍李。拜  
繼死。闔室自焚。李如璋步卒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子  
承寵等。寧夏平。

高汝楨曰。劉許李之參商也。始于鎮民郭棟有妻能  
修精脂。羞宥客。無幾坤死。而謀以語東陽臣。周國柱  
三州去。皇帝

國柱因繭帳一雙聘焉。朝亦往議。妾曰：受周家聘矣。朝問國柱曰：該有之。朝怒其直遂，不能醉相讓，銜之。會承恩聞李登之聞，方惶惑，召所親侍石棟問計。棟曰：國柱見事審而失，彼雖東陽臣，然與朝有怨。豈呼之？國柱至，承恩與謀，欲召東陽朝飲，醉誅之。國柱曰：兩家前後左右，百戈鏡之士，以一制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用柱乘間取東陽也。承恩然之。連明承恩過呼朝，時朝正坐拷訊，見而急誑曰：將軍何暇問此？有密事登法議之。庶衆下曰：將軍知周國柱有異心乎？吾將與將軍勵其首，語未竟，承恩家卒。世富大宜，遂曰：外營礮向樓，無宜久駐。此承恩疾下，朝既後從，犬宣掖之梯，半世富抽其佩劍，斫之首，殞梯下。囚擒丁悉斬之。國柱見馬塵，遂起，有兵劍聲，知事洩。乃獲鏡於樓，侍謂東陽曰：官軍已入南城矣，何緩優也。東陽驚起，凭軒望，國柱自後，斫之不死，走入厨房。支戶，國柱引足破戶，泉其首出。衆諱曰：國柱何故殺將軍？國柱此曰：奴不避死走，官軍盡斬汝，誅一逆賊。何弑之有。衆盡散，以其首投糜。大軍葉莫熊，以呼拜父子，罪在不赦。獻俘闕下。

漢唐和討  
四夷發兵  
動至數十  
萬不知根  
節軍容若  
何供需今  
方遇有驚  
遣一將將  
數千人往  
戰以州縣  
爲感德之  
校軍征天  
下兵不能  
回萬古今  
物力何以  
相懸至此

西事定。調李如松爲東征提督。宋應昌與如松將諸鎮士馬四萬餘。乃東由石門。度鳳凰山。馬皆汗血。臨鴨綠江。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峯出沒雲海。將吏揮涕而泣。監軍劉燾蒙慷慨而言曰。此汝曹封侯地也。何作兒女態。耶夜共如松畫策平壤。曰。此箕子舊都也。而城乘山。又箕子墓傍。多茂林可伏。倭守小西門。從別道進兵。出其不意。可以逞矣。平旦衆薄城。倭果守小西門。我師攻東南。鼓聲震天。城頭石墜。雨下。募敢死士。援梯鉤而上。殺數人。不退。倭悉衆距伏者。越小西門。有赤幟出堞上。問爲誰。曰。某某先登。蓋陰攻其堅。腸斷其瑕也。是日大風。



雨晝冥冥。海水昇沸。我師遂捷。倭趨走大同江。追及關平。復有新獲。次日阻臨津而陣。且收餘衆。奔王京。碧蹄去王京三十里。如松將騎數十。群倭遮之。奔中矢且盡。劉黃裳率兵馳援。射殺奎甲酋圖爾解。倭偽爲書約矢射江畔。請降。黃裳以爲給也。經畧信之。于是議異稍左。先趙志臯嘗國張位新。參志臯虛以馮引揚一清崔臺故事。欲經畧東陞。志臯固留之。不果。及如松至軍。文武大會。將吏皆言。惟敬倭。倭邪當斬。參軍李應試請間曰。籍維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爲然。遂誓師東渡。

刑部尚書擬呼承恩極刑餘俱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  
及四夷君長○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田租併 褒慶

王妃方氏

方氏不受賊  
誘虜土窖中

給事中劾穆來輔隨府依違命緹騎追治之竟戍邊

外史氏曰其矣時氏父子狡也初發難說劉許以爲  
名事成而君之罪不成則殺劉許而歸降亦不失仇  
讎之功此寔其本謀故方恣肆時人稱學帝劉王道

大賞寧夏功臣葉慶熊朱正色梅國楨各蔭世官武臣

天骨罕夏  
功臣

功李如松第一加官保蕭如薰次之麻貴劉承嗣等各

加恩有差魏學曾致仕

皇明法傳錄卷三十一朔邑四嶺皇帝

有君如此  
將士效死  
數家何也

親征呼祖  
倭之勞民  
傷財也則  
庶能之願  
報效宜有  
以寬政矣

給事中羅棟劾勲臣徐文璧率衆起變勲衛減俸一節  
徐文璧具疏力折其非復因兵部覈議不遂率領衆官  
赴訴閣部因有激變之語以相恫喝部臣邵陞台臣賈  
希夷等已劾之茲棟復交章論璧命奪俸六月  
十二月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帑金十萬兩犒慰且  
重懸賞格以募勇士○迨播酋楊應龍詣重慶討簿繫  
論法當斬應龍願將兵征倭效報詔可釋之時議輸金  
贖斬御史張寬鳴方駁聞而徵兵檄至應龍請自將兵  
五千報效已啓行尋報罷巡撫四川王繼光至提勘結  
遂抗不復出繼光一意王勳

胡爲王  
先而抗拒  
如是耶

刑科給事中葉繼美奏言。今天下兵疲于東西之交困。財盡于師旅之煩興。而南北並荒。民窮盜起。敢言致變之由。反之卽是弭變之術。郊廟不修。足以致變者一。宗廟不享。足以致變者二。萬幾叢挫。厲階是生。足以致變者三。地天不交。何以成太。足以致變者四。至如長夜之飲。自甘伐性。淫刑之逞。動至戕生。計利析于錙銖。恩義寡于骨肉。尤足以召孽而滋毒者也。不報。○倭寇朝鮮。朝議調播酋。楊應龍兵。放之。又欲發暹羅之兵。使由海道搗其巢穴。以爲奇策。

高文柱曰。東事作。朝廷遣兵援。恐其不勝。欲調搗發暹羅以助之。夫播酋奉漢法。阻兵拒命。朝廷遣皇明法專錄。三。明長。四。願皇帝。

使節數年不出此何等情形也。乃欲調其甲士出入中土。窺我虛實。縱使有功。何以善後。此豈制播之方。至暹羅小國。僻在海南。日本視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揭其國都。是以蹙蹙入鼻也。區區如此。縱播酋恭順。暹羅勝強。勢亦不能。何也。出蜀至遼。一經兩海。水土不習。強弱亦異。而暹羅小國。乃在占城之南。琉球之西。二十餘年不通。朝貢使者。假虎符而往。將安問津。況能發其兵乎。此等見解。如醉如痴。謀國若斯。不敗何為。國家福德。天實默佑。非人力也。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正月。禮部侍郎趙用賢上禦虜安邊十大策。疏畧云。虜酋驕橫。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皆殘毀。縉紳之士。日夜持籌而計。北事介冑之夫。日夜批甲而捍北方。葢岌岌乎不知所終。請以禦邊十策。爲當宁籌之。其一日。矢戰陣。二曰。重將。

三王並封

並封密論

大倉自謂

將願聖

意行元芳

謂其巧伺

費地阿私

者多以出

閭爲功延

詩者竟以

主德爲罪

禮三日用土兵四日足兵食五日息邊民六日分兵伍

七日利器械八日招擄二九日飭法度十日用間謀事

下部申飭○元輔王錫爵還朝首以建儲爲請上報

云祖訓重立嫡 皇后年少倘後有出是二儲也今將

皇子並封王待數年冊立爲便錫爵請以 皇長子卽

母官中可不必以非出爲嫌 上復諭云豈敢皆違

祖訓學前人之假借鄉所擬前論正合朕意諭禮部三

子皆封爲王以待將來工部侍郎岳元聲謂科臣張貞

觀史孟麟曰此舉何如貞觀曰此論適錫爵密而進者

元聲復詣儀郎陳太來舍兵科許弘綱儀郎于孔兼咸

諸臣心事  
懇切直至  
使人發憤  
激異

朝房面質  
吳用節着

在商所以入諫弘綱屬元聲元聲曰某方論錫爵若言  
謂有成心反敗廼事其以元聲爲後勁可也弘綱不允  
元聲謂許附阿元輔元輔阿附貴蛇以累 皇上明德  
不可遂歸草疏適儀曹郎顧允成張納陛至遂聯名上  
太約言 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青年 莊皇帝  
不設爲未然事以遲悞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光祿丞  
朱維京疏繼上光祿少卿除杰丞王學曾儀郎陳太來  
于孔兼又繼上 上怒王朱蕭成杰學曾爲民元聲允  
成納陛得寬旨而並封前旨如故元聲與張顧于陳暨  
李啓美曾鳳儀鍾化民顧德煥等請錫爵于朝房錫爵

到非新平  
案表未除  
案

色甚厲元聲曰閣下奈何誤引親王入繼之文爲儲官  
侍嫡之例乎曾語少遜元聲呵之曰曾員外不知祖訓  
老先生在跟前胡說錫爵厲聲者三元聲亦厲聲者三  
錫爵容少霽衆起欲出元聲曰大事未曾講定如何便  
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詔已定老先生亦難改口  
惟有廷臣逼迫老先生告之 皇上除挽回二字別無商  
量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卽以元聲  
爲首杖戍惟命老先亦何苦終日周旋去國之臣也錫  
爵曰初意 皇長子出閣與三子五子等威亦自有別  
元聲曰等威儀曹事非閣臣事錫爵唯唯翌日錫爵上



疏自劾三誤。上旨云：既如此，俱不必封。元聲復上書，錫爵謂非有擁立之顯功，斷不足以償虛儲之實罪。于是錫爵復上書爭之，并以豫教爲言。上不允降陳太

來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于外。

江表雜曰：三王並封之議，原侍郎某進于婁江，婁江國有是議，明吉一降舉朝大駭，連意攻擊，婁江幾無完膚，終絕口不言其故，感以爲得人臣之體。○顧上陳萬言，武岡張子房李長源之功，雜高曰：留侯謀而權矣，顧令商山之老，既出而漢高心不折于羽翼之成，可奈何？且羽豈非人子所自感也？舒王之爭，不至于鳴咽漚漚，則德憲之代，皆不能正其終始。故曰：人臣之業，難侯爲正。元聲位不尊于鄴侯，而抗言正爭，事竟得寢。迄今聖子神孫，太山而四維之，當事者，猶不急酌曲突徙薪之功，不令洛陽少年嘆息無已時。

耶

妖人許油瓢僭王以術蠱淫女稱后山東右叅政顧雲程收縛竄之法巡撫李三才欲坐以謀反雲程力爭竟坐左道律李不悅已而徐淮張大妖人趙古元功噴有頌言李揖之日今日發蒙曠然已昭矣○陸光祖罷以南京吏部尚書陳有年代之

有年當銓選時書開僞遺剷除殆盡及位冢宰清肅苦節視前益甚中貴私啓曰可以情白否有年曰彼此公忠休國他不知也諸中貴咋舌退除斥言臣與當路有隙當路迎上意鋼禁之有年無日不請至再至三與古人補牘而陳者無異又求復國初銓臣體陸除不閱白當路當路益不堪蓋掣肘其行事

仁聖皇太后崩喪至山陵上以足疾不能送吏部侍郎孫繼臯奏言 皇上孝事母后天下所聞今駕輿就道

而斬一攀號。卽數于步。可掖而行也。何可苟一時以虧大禮不報。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畧。

高汝拭曰。滇中在玉斧一畫之外。唐時叛服不常。蓋以四川節度使。遙制全滇。兼長不及馬腹。叛固宜矣。入我朝。二百有餘年。永作屏藩。神宗朝。勅酋跳梁。連六慰。侵我金騰。巡撫陳某用兵勦之。助之役殘破不支。馴致六慰效順。照承樂間例。爲金葉表。具方物入貢。金騰之間。高枕無虞。考其用兵與餉。皆取給下滇。視王靖遠麓川一役。費天下大半者。其功不知誰茂。而費不貲麓川十一。可謂謀臣苦心矣。

削禮科給事張貞觀籍爲民。爵立之旨。原以二十一年行。屆期復爽比。廷臣有言。又變而爲三王。並封未幾。又變而爲待嫡。說屢更而意念不可測。旨愈嚴而降削念。

未有已。貞觀于是草疏，爲其夫人高曰：吾所爭者大，或忤上意，重則杖死，輕則削籍，爲編氓，爲我製青布單衣以待。至是遂服而行。旨下奪休，輔臣論救，上怒命降邊方雜職，後復黜爲民。

巡鹽御史綦才題罷從前京掣事例。

京掣一舉，正以控淮南之咽喉，而蘄淪其源派。係益改之，竅係今罷京掣，卽有掣而不于京城，於是地非要，倉委非專官。私載易于閩縣，泊船更無閩防。因而販鹽聯帆，乘風四達，或遠往以閩捷，或低價以防商。道商船既到，彼停閩經年，子錢日蓋倍增，堆並無從。輻輳披迓，商糾儘推膏，完倉給引，實年無故于種。彼那歲又苦于銖求，此其商之所爲受病也。至三十八年，付宗阜題覆之。

茲惟敬三入平壤，約以新正七日，李提督齋封典，遇肅。

寧館行長命牙將二十人來迎別將李如栢易倭寡擒倭驚潰逸去僅殺三人以首捷報倭將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惟敬曰必通事達情兩悞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平旦行長屹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夾道迎候如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畏倭莫敢先入形遂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麾兵攻之諭諸將無割級而將吳惟忠奮勇登城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提兵渡大江還龍山旦日如松上首功遂以捷聞○遼人之竊級多朝鮮裔首朝鮮人恨之以倭矣王京通告如松信之輕騎趨碧蹄館

白石之原

各勦忽  
殊無定局

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死倭人圍之僕夫李友搆力戰援如松出圍遠兵避橋者盡死友昇亦戰死仍以猝遇倭闕殺捷報大兵退守開城○四川巡撫王繼光一意勦播與總兵劉承嗣叅將郭成等議分三軍兩道並進時軍至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其黨穆昭等約降因統前兵據關衝殺我軍王之翰覆因撤兵委弃輜重畧盡○王繼光罷以譚希思爲四川巡撫勅與總兵劉承嗣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時御史薛繼茂勸應龍應龍上書願撫上謂本酋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酋奏辨順逆懸殊

行嚴查毋姑恕

高汝拭曰漢高帝之爲天下安用腐儒此言誠通然天下事爲迂拙大所棄者不少試如唐之中葉田氏雖據翼傳未敢失禮使朝廷恩威明布自當折服而黜陟使洪經綸者下符罷其軍使之還裝出氏遂陰聚之以波三軍之怨遂合諸鎮以拒王師跋扈一方竟不能制則經綸激之也應龍向已請郡對簿驥斬業已輪服况朝廷原無意必誅自維光至而桀驁不度卒至喪師夫大臣專任萬里之外不以朝廷威德鈐制而激之反幸區家法制嚴密伏不敢動即動亦藉藉以激之反幸區家法制嚴密伏不敢動即結率夷貊以激之反幸區家法制嚴密伏不敢動即方外一向皆留亦不知大化誤國家事往往如此

三月春甲午陞太僕寺卿李化龍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警狎至兵食彫敝廷推撫臣衆遼巡莫適任以屬化龍化龍曰食焉而避其難無爲貴臣矣驅車就道

首請補缺餉給駟馬無以老馬供郵傳明斥堠嚴偵備  
控要害籌攻守與總兵董一元請營中選練刑牲以血  
瀝酒飲諸部曲而矢之曰居平虐下者臨敵怯懦者有  
如此酒遼虜土查子卜彥吉周罕速把亥子把鬼兒其  
族炒花花大最驍悍知遼兵以征倭疲分東西道期廣  
寧南合圍化龍語總兵董一元曰諸虜環視我不戰益  
取輕勢且無遼一戰而遼可存死猶為之况未必死耶  
西虜卜彥衆數萬難與爭衡所就就在右屯右屯有備  
足自保東虜炒花把都衆財萬餘併力禦之必敗偏敗  
西可不戰走也東虜五日不出化龍策之更遲兩日虜



合我兵奪氣將何以戰。下令退兵。後鎮武堡。虜至見無  
兵鼓掌而笑。奮真畏我。率衆疾驅過之。未半伏四起。呼  
震天。虜駭而奔。斬首四百有奇。弃牛羊。駝馬。遍野。幕帳  
甲冑。山積。明日西虜至。右屯張穹廬。城隅。拈揮傲倪。又  
分衆犯懷武。綴我師。而守者先於城外築牆。牆外濬濠。  
濠外多品坑。攻五日。技窮。復募敢死士三百人。襲其營。  
虜惧而却。未幾虜復報忿。命銳師敗之。靖遠敗之高平。  
敗之黑由。大敗之什方堡。虜遂乞市。許之。上旌化龍功。  
遷兵部右侍郎。任子錦衣衛千戶。○東師自碧蹄之敗。  
軍氣大索。經畧宋應昌。急圖結局。惟敬之教始用。

並封之說  
但此停止

于慎行曰國家制察奴吏侍有正體封貢之典。我在禮官。征討之法。職在樞府。譬如青島司春玄鳥司夏。各不相紊。如西哈密南文趾北順義皆樞府所有事。而封貢題請則屬禮部。右司馬欲以封貢暗使。致失補敗。身任其事。不以相聞。宗伯亦欲避難解謗。亦不言職掌。在本部。兵部題請。以成封貢。及事敗。兵臣伏罪。禮臣無恙。自爲善矣。其如職掌之紊何。

閣臣王錫爵請定冊典以信初詔。上怒甚曰俱不必

封。少俟二三年。中官無出再行冊立之旨。大學士張

位疏曰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行豫教之禮。乞

請禮官從隆具儀。上請。上曰豫教還候旨行。

經畧宋應昌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上益發帑金二

十萬。佐軍興。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言關白揚

輒入犯李如松分留李寧等駐開城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自東西調度聞倭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我兵從間道縱火焚盡之倭乏食○封叅將蕭如薰妻楊氏特勅褒異○封貢起倭果遁上諭朝鮮王還王都整兵自守兵部議宜留南兵善後云○李如松欲乘倭情歸擊之倭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去七月星變羣臣請上出御朝講彗星漸近紫微垣于象爲君于地爲藏神布政之所羣臣力請上于視朝臨政之所慎起居謹宮中事責于左右寡嗜欲以防

小西飛禪  
守廉原如  
安一人或  
止稱小西  
飛或稱守  
廉如安

所見略詞

疾散積聚以廣惠。乃爲脩省之實。上通降勅。反躬自責。兼勅大小臣工。痛加脩省。○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禪守來請款。倭佯請款。隨犯咸安。青州逼全羅。聲復江漢以南。以王京漢京爲界。然全羅沃壤。南原府猶其咽喉。如松命將拒南原。復移師駐南陽。陝川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中朝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令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報聞。○遼酋巡撫都御史趙耀亦報款。貢不可輕許。下部議。勸○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議留劉綏川兵五千。吳維忠等南兵二千六百防守。加

劉綬總兵衛吳維忠等並聽調度○諭令朝鮮世子臨  
海若瑄居全慶間督師○經畧宋應昌遣沈惟敬復入  
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命併撤吳維忠等兵止留劉綬  
兵防守○以顧養謙總督遼左石星一意主款議撤兵  
省餉經畧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弛担因繆依違  
其間然倭多詐而終無實意○上御煖閣中召閣臣王  
錫爵至錫爵叩頭言錫爵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  
恩累次差官降諭敕趣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  
物 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今日又蒙 皇  
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

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爵對曰：臣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爵又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皇上召臣，本付托以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苦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揭力勸。皇上早斷使人無詞。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爵對。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

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臣竊痛。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閒氣。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官有生。却怎麼處。爵又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子。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爵又奏。臣今日見了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至之後。舉行。部科再請。連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皇上時出御朝。煩召

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

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爵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清心寡慾保養。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

卽如今。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

急務。言畢。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總督顧養謙力

主撤兵。上嘉其膽畧。許之。因疏請封貢。上命九卿

科道會議儀制。郎中何喬遠。急請罷封。給事中叅督臣

朋欺。御史唐一鵬。叅李如松。開邊害甚。有謂祖訓絕其

封貢者。木兵石星。張皇甚恐。不能羈縻。關白。上亦切

責羣臣阻撓封貢。高汝棡曰。日本關白封貢之議。一時臺諫部司上疏力爭。日無虛曠。



爭之誠是也。然皆縹緲情形。從論事理。至日本治亂。絕不考究。謂祖訓絕其封貢。二百年來不與相通。者。識者笑之。洪武初年。唯使日本之貢。至永樂以後。卽以金印詔書封其國王。每朝易位。輒賜日字勅命。若干號。六年一貢。齋勤合而至。人船貨物。皆有定數。至嘉靖二十九年。入貢以後。始不一耳。奈何謂二百年來不與通貢。又倭中自有國王。州郡官長。類朝野可考知。亦不問其顛末。而從一二船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職。皆以洪荒初造。未經肯構者。元非四夷封略。在禮部客司。大司馬石星。彼欲取效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為何國。關白為何人。亞庭之言。皆如浮華。以此禦難。何以國焉。可爲仰屋竊嘆者矣。○權不可中制。兵不可遽度。故曰。闔以外。將軍制之。誠重之。使不得辭其責也。後之當事者。乃取境外之事。而任之廟堂。株之塗誅之口。則分閭擊尉。豈得焉。勝算哉。三則皆于欽定筆塵所紀。

錫爵既退。上謝允豫。教分別長幼。疏上諭曰。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中

詢于卿等。今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袞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言欲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遑故諭。○罰刑科給事中葉繼美，俸一年。削南刑部主事孫繼有，職爲民。追南吏部主事安希范等，來京究問，旋釋其逮。革職爲民。甲午萬曆二十二年正月，禮科給事中趙完壁疏言：「性者倭奴託貢之術，以覘我重輕。幸賴皇上格寢其說。茲又假封之名，以賞試我。夫倭之所嗜者利，利不足，以誘倭，而使還經畧，惡其以利啗倭之名也。不得不託之爲貢。貢不成，則倭不退。經畧又見貢之不行也。故不

得不易爲封說雖三義則一名在此而實在彼也。又曰。臣不知經畧出都之時。行色何壯。而今憊慵至此也。逐虎之法。轟雷之砲。職車巨艦之脩。費水衡內府百萬。俱付之。有而僅僅市一封。臣以爲此舉也。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下部知之。各省災傷。降諭切責。有司。司道撫按官。并責科道官。不用心參駁。

皇太子出閣講學

二月 皇長子出閣講學。禮部侍郎馮琦上 皇長子出閣講學儀註。上命皇長子未行冊立。不用侍衛儀。從者提督閣臣。并侍講讀等官。行四拜禮。內侍進案。不用禮部鴻臚等官。禮部復奏。新春第一次出講。照累朝。

憲飢民圖  
說有畫不  
畫寫不出  
處奈何

已行舊例備東官出閣之儀每日相應照常上允之

皇長子年僅十三岐突不几舉止峻重讀書成諳作  
字有法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而講案前有雙銅  
雀故事叩頭畢從銅雀下轉東西面立閣臣誤出其  
上皇長子屬內使曰移銅雀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  
在嘿喻一日講巧言亂德節講章曰以是爲非以非  
爲是劉日寧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  
謂亂德朝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其詞而櫟括之更  
覺明切講官焦宏叩頭請維 皇上帝降衷下民若  
有恒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董其昌請開  
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僕服

刑科給事楊東明進饑民圖說

皇貴妃願助賑濟傳

諭中宮各出貲以助

聖諭閣臣云朕覽饑民圖說特

有 皇貴妃在侍因問此是何圖畫着死人又有赴水

的朕說此是刑科給事楊東明所進河南饑民之圖余

封進雁糞  
數國說更  
不說切

彼處甚是饑荒，有吃樹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  
朕速行賑貸。皇貴妃聞說，自願助賑銀五千兩。朕言  
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著明早  
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官等，朕傳諭着各出所  
積之貲以助。卿等又能捐俸，薪以救甚見憂國爲民至  
意。○河南御史封進饑民所食雁糞更苦。

首輔王錫爵以病乞歸，疏五上。上以狡倭未妥，東虜  
跳梁，遣官宣諭，懇留。因出帑銀五十兩，命靈濟宮建保  
安醮場三日三夜。爵伏懇辭。上遣行人護送錫爵歸  
里。上辭朝疏一勅，御朝云一刻，臨御，膝千百刻批覽兩

次一事勝于手勒百言。一勅批發云：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可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按則廢人二款最切。

賑濟河南  
民荒

三月朔，聖夫人金氏其夫都督同知某卒，請以好妻禮部執奏不可。事遂寢。○命光祿寺寺丞鍾化民兼御史賑濟河南饑荒。○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并勸播茵入蜀，部署將士若爲蘊藉者，然茵大震懾。○命吏部會推內閣時部以冢宰及御史大夫名上，并起舊

閣臣王家屏詔已黜，用二人隨有嚴青詰責云：以後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先是聖諭有不許拘泥資品爲

部院等衙門也。而該部誤以起用爲不稱。又云堪任。則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誤以已任者並列。皇上又有通寫來看之旨。故以世達前次推用。并列上。上覽大怒。降處司官空曹以去。于是吏部尙書陳有年。奉言冢宰及總憲廷推自有故事。王家屏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則將來開私竇無已時。因而乞歸。命馳驛回籍。以孫丕揚代之。○以沈一貫陳于陞爲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吏部會推以沈一貫王家屏及陳有年孫丕揚等上。而不及陳于陞。上憶于陞往歲嘗有所推擇。令並列名。蓋特簡也。因責該部專擅。逐去七郎。陞遠夷。

敢拜命再爲請謝而後敢拜。

降湖廣布政司左布政武尙耕三級既而削其籍舊例楚貢魚鼈鱉鮮如今甲而上以近詔徵直增額何以不遵故譴之先是尙耕治兵郢上時守備太監王某恣睢不法縱瓜牙奪民田四萬七千有奇耕案治之還其田于民王敗去代璫孫甚遵尙耕戒諭稍戢比長楚藩孫政以上供事與鍾祥縣構祈耕左袒耕不應憾甚托其黨傾之坐此降級命下台省奏貢在詔前非格也不宜罪輔臣疏爭甚力上益怒竟削籍○總督顧養謙奏言講貢之說貢道定寧波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請擇



才力武臣爲使，論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九月廿三日夜，東北方有星大如鷄子，青白色。西南方有星大如碗，亦青白色。尾跡散光照地。西南行後有二小星隨之，後有流星數千，四面紛紛交錯而行。福建巡撫朱運昌亦奏：八月二十五日夜，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發響一聲，裂開中心，紅兩邊，白圍轉一半身，彎能動。九月初六日夜，一星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燥爛霎時變爲五聚成堆，各如碗大，俱血色。至三更復并爲一血紅，如初至四更復分爲五，至五更總歸爲一大如米籬，俱血紅色。至鷄鳴又復碗大。

王文肅疏曰倭非我叛臣若真心向化決無絕理又非我孝子若分外要求決無許理屬廢案取卹此三事而決

朝鮮國王李昫疏請許貢保國上從之詔小西飛

入朝決計先是朝鮮疏至上切責羣臣阻撓封貢本

兵不能主持○及總督差伴抵京石星優遇如王公小

西飛等殊揚揚過闕不下馬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

一勸倭盡歸巢一旣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倭俯從

以聞上復諭于左闕詔加周祿大畧如樞部旨

十月罷浙江巡撫王汝訓迨浙江巡按彭應參烏程知

縣張應望至京詔下獄浙江大姓董份范應期素以

賢雄倉頭輩魚肉里人訟謀如山汝訓取應參聞于朝

彭屬烏程令操之急訟者復請張應期懼雖經死安又

譽雖亦素  
身任封侯  
下亦可保  
無慮總是  
家棟請片  
惟敬止許  
封賞猶可  
言也而許  
以和親至  
甲國則說  
言和親者  
抑封親密  
但是何言  
於

吳氏請關訟究上怒故迫之

十二月封議定

命歸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

楊方享充副使同沈惟敬往日本時禮部議日本原有

王未知存亡闕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

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上竟准日本王號給

金印行長准授都督銜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且

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

王爲信長所弑互異適偵倭坐營陝雲鴻報熊川島倭

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而樞部遂謂封事必可行矣

○以侍郎孫鑄爲東征總督東虜復犯邊大將軍董一

元以兵圍鎮武堡虜率騎深入士卒從中起循墻而進虜大駭搏戰自午至酉我師精力愈倍虜遂竄一元遁逐之斬首四百有奇仲言中流矢死把都重傷空馬而逃是夜虜奔如狂哭聲震野把都尋亦死

以郭維賢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維賢以順天府丞陞任時苗酋晟聰以文地故噪邑令其黨有護令者晟聰刺殺之今以叛告惟賢謂夷人相仇殺治之不備用漢法用漢法是粉之也屬湖南道縛致晟聰杖而殛諸境計所殺傷令償牛畜如夷法邊境帖然○兩營次石硅土舍馬邦聘攻其女宣撫單氏單上書曰臣自從

征壘茂擊破大雪山斬虜一千級兩臺不以臣女流賜  
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今邦聘無故而虔劉我孤  
人之子寡人之妻臣請比先年楚全洞舍謀篡事願以  
聘就吏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四終